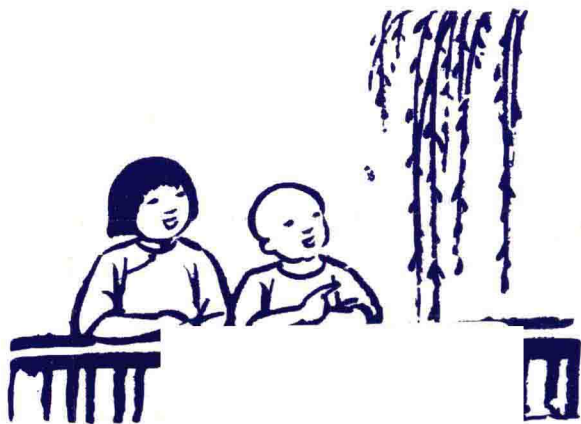


学生新画册

赏读版丰子恺儿童漫画集



丰子恺 | 绘
萧袤 | 赏读



 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学生新画册
赏读版丰子恺儿童漫画集

丰子恺 | 绘

萧袤 | 赏读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出版集团



赏读版丰子恺儿童漫画集

学生新画册 丰子恺画 萧袤赏读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生新画册 / 丰子恺绘; 萧袤赏读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11

(赏读版丰子恺儿童漫画集)

ISBN 978-7-5110-2251-6

I. ①学… II. ①丰… ②萧… III. 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
现代 IV. 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0521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

责任印制: 张 羽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8879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24开

印 张: 4.5 字 数: 60千字 印数: 5000

版次: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251-6

定 价: 15元

我的漫画

丰子恺

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这话半是半非。我小时候，《太平洋画报》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《落日放船好》、《独树老夫家》等，寥寥数笔，余趣无穷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。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。所以世人不知“师曾漫画”，而只知“子恺漫画”。“漫画”二字，的确是在我的书上开始用起的。但也不是我自称，却是别人代定的。约在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左右，上海一班友人办《文学周报》。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，乘兴落笔，俄顷成章，就贴在壁上，自己欣赏。一旦被编者看见，就被拿去制版，逐期刊登在《文学周报》上，编者代为定名曰：“子恺漫画。”以后我作品源源而来，结集成册，交开明书店出版，就仿印象派画

家的办法（印象派这名称原是他人讥评的称呼，画家就承认了），沿用了别人代定的名称。所以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。

其实，我的画究竟是不是“漫画”，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二字在中国向从来没有。日本人始用汉文“漫画”二字。日本人所谓“漫画”，定义如何，也没有确说。但据我知道，日本的“漫画”乃兼指中国的急就画、即兴画，及西洋的卡通画的。

但中国的急就、即兴之作，比西洋的卡通趣味大异。前者富有笔情墨趣，后者注重讽刺滑稽。前者只有寥寥数笔，后者常有用钢笔细描的。所以在东洋，“漫画”二字的定义很难下。但这也无用考据。总之，漫画二字，望文生义：漫，随意也。凡随意写出的画，都不妨称为漫画，因为我作漫画，感觉同写随笔一样。不过或用线条，或用文字，表现工具不同而已。

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，自己觉得，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：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；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；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；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。但又交互错综，不能判然划界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。

我从小喜读诗词，只是读而不作。我觉得古人的诗词，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的，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，甚至一句。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，往往把它译作小事，粘在座右，随时欣赏。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，若隐若现，如有如无。立刻提起笔来写，只写得一个概略，那幻象已经消失。我看看纸上，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，眉目都不全，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，不要求加详了。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，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，竟糟蹋了那张画。恍忆古人之言，“意到笔不到”，真非欺人之谈。作画意在笔先，只要意到，笔不妨不到；非但笔不妨不到，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。有的人看了我的画，惊骇地叫道：“噫，这人只有一个嘴巴，没有眼睛鼻头！”“噫，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！”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：“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？”对于他们，我实在无法解嘲，只得置之不理。管自读诗读词，捕捉幻象，描写我的“漫画”。《无言独上西楼》、《几人相忆在江楼》、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等便是我那时的作品。初作《无言独上西楼》，发表在《文学周报》上时，有一人批评道：“这人是李后主，应该穿古装，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作历史画，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，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的体感。我是现代人，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。”这才足证李词

是千古不朽之作，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。

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，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。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，尤其是那时，我初尝世味，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，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，只有儿童天真烂漫，人格完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”。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，在随笔中、漫画中，处处赞扬儿童。现在回忆当时的意识，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。这些画我今日看时，一腔热血，还能沸腾起来，忘记了老之将至。这就是《办公室》，《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》，《弟弟新官人，妹妹新娘子》，《小母亲》，《爸爸回来了》等作品。这些画的模特儿——阿宝、瞻瞻、软软——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，我也垂垂老矣。然而老的是身体，灵魂永远不老。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，仿佛觉得年光倒流，返老还童，从前的憧憬，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了。

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，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。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，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，恍悟春到人间，就作《都会之春》；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，就作《买粽子》；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，就作《星期六之夜》；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，就作《卖花声》……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，看见市

民的日常生活，就作《市井小景》、《邻人之爱》、《挑荠菜》……我客居乡村，就作《话桑麻》、《云霓》、《柳荫》……这些画中的情景，多少美观！这些人的生活，多少幸福！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。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的光明的一面。还有残酷、悲惨、丑恶的黑暗的一面，我的笔不忍描写，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。

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。我想，佛菩萨的说法，有“显正”和“斥妄”两途。西谚曰：“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。”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，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？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、悲惨相、丑恶相、残酷相，而为它们写照。

《颁白者》、《都市奇观》、《邻人》、《鬻儿》、《某父子》，以及写古诗的《瓜车翻覆》、《大鱼啖小鱼》等，便是当时的所作。后来的《仓皇》、《战后》、《警报解除后》、《轰炸》等，也是这类的作品。

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，觉得触目惊心。恍悟“斥妄”之道，不宜多用，多用了感觉麻木，反而失效。于是我想，艺术毕竟是美的，人生毕竟是崇高的，自然毕竟是伟大的。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，其实不是正常艺术，而是临时的权变。古人说：“恶岁诗人无好语。”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；但我的眼也应该从恶岁转入永劫，我的笔也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，寻求更深刻的画材。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，作

了一幅《生机》。这幅画真正没有几笔，然而自己觉得比以前所作的数千百幅精工得多，以后就用同样的笔调，作出《春草》、《战场之春》、《抛核处》等画。有一天到友人家里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，壳内插着红莲花，归来又作了一幅《炮弹作花瓶，世界永和平》。有一天在汉口看见一枝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，回来又作了一幅《大树被斩伐》。《护生画集》中所载《遇赦》、《悠然而逝》、《蝴蝶来仪》等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时时描写这一类的作品。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。诗人作诗喜沉郁。“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在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写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；而发之又须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。反覆缠绵，终不许一语道破。”（陈亦峰语）此言先得我心。

古人说：“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”我在漫画写作上，也有今是昨非之感，以后如何变化，要看我的心情如何而定了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

目 录

content

003 / 书签	023 / 取牛奶
005 / 照相机	025 / 小母亲
007 / 留声机	027 / 初用钢笔
009 / 瓶里、盆里、地里的花	029 / 姊姊真聪明
011 / 汽车	031 / 猫也想吃
013 / 帆船	033 / 二人三足
015 / 小亭空	035 / 小猫伴小弟
017 / 狮子	037 / 等一会放你
019 / 弟弟睡了	039 / 大头鬼!
021 / 饭吃三碗	041 / 水光

043 / 种痘不哭

045 / 小树

047 / 鸡吃饼了

049 / 树下好读书

051 / 杨柳儿青

053 / 不倒翁、不倒婆

055 / 母亲不吃

057 / 美国来的船

059 / 爸爸回来了

061 / 汽车毛病了

063 / 老虎想吃人

065 / 投宿

067 / 放学回家

069 / 吃不得!

071 / 肚痛

073 / 你和我削瓜，我和你打扇

075 / 追得着，给你花

077 / 雨晴了

079 / 东风急

081 / 鱼很聪明

083 / 植树节

085 / 猪不觉得

087 / 打回家

089 / 十岁能吹笛

091 / 花生米

093 / 挑荠菜

095 / 门前大树

097 / 绿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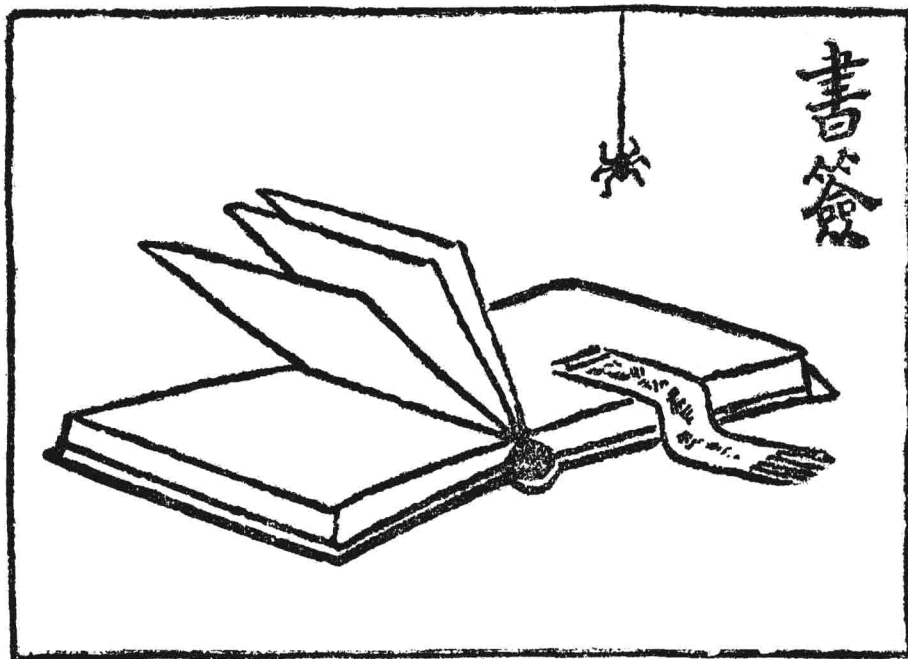
099 / 夕阳

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young girl with curly hair, looking thoughtful with her hand on her chin. She is holding a pencil in her other hand. A book is visible behind her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some stylized lines.

編輯：豐子愷

學生新畫冊

子愷題



书 签

看书的时候会用到书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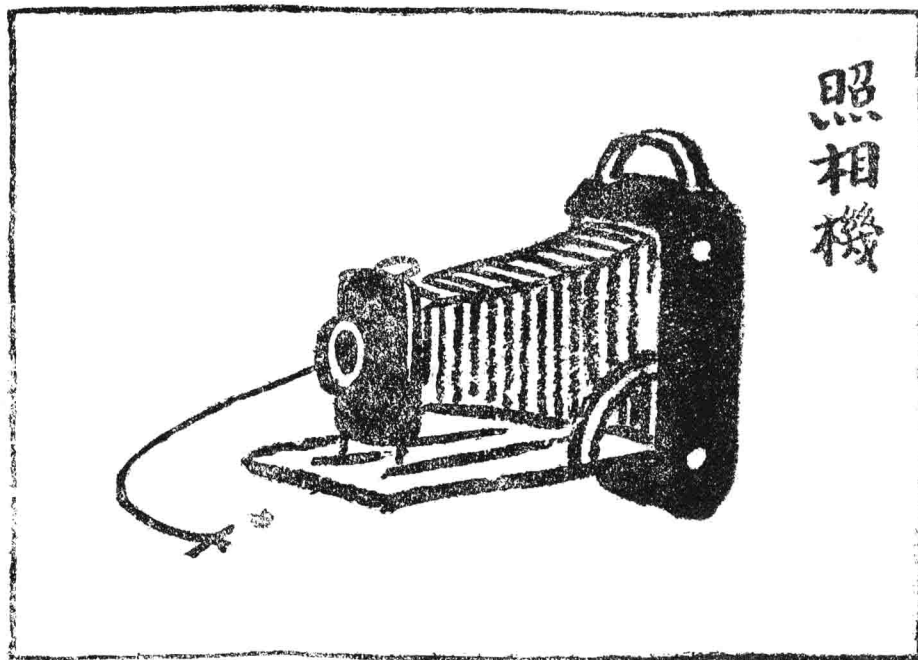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书签似乎是布做的，有一头还有穗子。

使画面生动起来的，正是那只蜘蛛。

悬着一根丝，从天而降的蜘蛛。

似乎蜘蛛也想看书！

而书页正在翻动中！



照相機

照 相 机

这种老式照相机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。

偶尔在收藏品市场还能看到。

或者在老电影里。

丰子恺先生的漫画总是不离生活，即使是教学生学画画的《新画册》，画里的桩桩件件也跟生活紧密相连。也许在丰先生生活的时代，这样的照相机，也是一个时髦新玩意儿吧？

